

DEC 28 1933



# 第七號

民國二十二年八月一日出版

## 本期要目

時局倏擾中之廬山會議

蘇聯的危機(下)

拉丁美洲與列強侵略

上海金融發達史發凡

農村崩潰之一斑(陝西通信)

皇象章草急就篇石本之研究(二)

### 藝文

一個農民和兩個官

三位自殺者(小說)

黎烈文奉令自由談(譯者園地)

朗西

張自忠譯

汪懷民

徐心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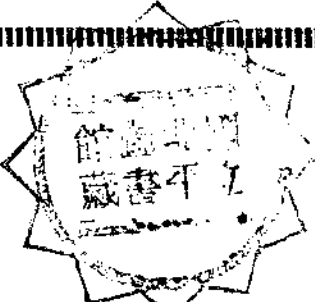
鐵蹄

茹欲立

葉永業

余慕陶

聞箏



# 使 他 敵

胃 病 神 藥

本劑為唐亮欽醫師二十餘年  
經驗心得之結晶科學方法精  
產藥物以最新科學方法精  
密提煉凡一切腸胃病如  
消化不良肝胃氣痛食慾不振  
嘔吐瀉痢積滯等症之神效  
細功効服法內載仿單



上海霞飛路二九一號  
進 化 藥 房 經 售

## 閣 世 華 律 師

茲 聘 請  
為 本 刊 常 年 法 律 顧 問

事 務 所

薩 坡 賽 路  
廿 六 號

電 話 八 〇 七 九 八

住 宅

貝 勒 路 新 天 祥 里

九 十 八 號  
電 話 八 二 三 三 〇



商 記 華 全

甯 紹 水 火 保 險 公 司

上 海 西 路 五 十 九 號

電 話 一 八 七 八 三

營 業 種 類

火 險  
船 壳 險  
汽 車 險

承 保 房 屋 廠 棧 貨  
物 家 私 等 各 項 火  
險  
承 保 江 海 鐵 壳 巨  
輪 專 門 管 理  
承 保 各 種 私 有 汽  
車 備 詳 章

賠 款 迅 速

甯 紹 商 輪 公 司

總 公 司 上 海 西 路 六 十 三 號

電 話 一 八 七 八 二

甯 紹  
新 甯 紹 等 輪 行 駛 滬  
甯 靜

穩 捷 無 此

漢 甯 各 綫  
閩

裝 貨 搭 客



甯 紹 人 壽 保 險 公 司

上 海 西 路 五 十 九 號

電 話 一 八 七 八 一

承 保 團 體 壽 險

本 公 司 特 點  
科 學 管 理  
帳 目 公 開  
投 資 穩 健  
一 點 準 備 股 實

保 障 個 人 生 產

促 進 社 會 安 寧

人 數 五 十 人 以 上 即 可 投 保  
保 費 廉 宜 預 驗 體 障 工 身  
保 家 幸 福 促 進 勞 資 感 情 加 服 務  
效 能 如 蒙 工 廠 商 行 機 關 會 社 投  
保 竭 誠 歡 迎

# 朝望半月刊

第七號  
八月一日出版

每月一日十五日出刊

編輯者 徐朗西

## 時局倭擾中之廬山會議

朗西

華北協定告成，攘外漸見緩弛，欲謀安內，而內治愈感困難，於此時局紛擾中，忽又以廬山會議開。年來廬山會議之舉，屢見不一。夷考廬山會議之歷史，發其端者，厥為民十，值南北分裂，護法之役，南北代表和會，僵滯於滬，燕京粵府，苟且謀和，又為議者所譏，天下洶洶，歷久不決。其時張紹曾以開明軍人之資，為南北朝野所崇，乃發起廬山會議，解決國是，通電全國，發表意見。以為廬山在地理上當南北之中，聚會於山，藉免軍政有勢力者，橫加干與。雖舉派代表者有人，其事卒未實現。留此印象，於是民十六清共後，漢甯合體運動之際，李宗仁，胡宗鐸等，代表南京派到九江，與武漢派汪，唐，譚等多數之幹部，擬議蔣下野後之善後方策，及北伐問題。結果，宣明內外，一期於九月十五日，在南京開第四次中央執行委員會全體會議，關於漢甯合併，遷都南京等問題，均由該會議議定決之。此之會議，因地名則曰廬山會議，亦曰九江會議。嗣此以要人休沐於斯，常開會議，數見不鮮。今茲誠有足記之價值，據報所載，軍政要人，應蔣總戎之召而赴廬山者，以十餘數計，會期為一週許。所議要案，為（一）解決察局辦法（二）關於新省之軍政主持人選（三）處理川省善後問題（四）與西南各方，聯合剿赤辦法。以及改變軍委會，改

## 本期目錄

時局倭擾中之廬山會議	朗西
峪雲隨筆	張自忠
蘇聯的危機(下)	汪懷民
拉丁美洲與列強侵略	徐心芹
上海金融界發達史發凡	鐵蹄
農村崩潰之一斑(陝西通信)	茹欲立
皇象章草急就篇石本之研究(一)	蕭西成
獄中記(遺著)	萍 熊
哀陝西(插圖二幅)	湯增欸
大眾小說論(續完)	葉永蓀
一個農民和兩個官(續完)	余慕陶
三位自殺者(小說)	開 箏
讀者園地	張資平
黎烈文奉命自由談	克 明
遊歐歸客感賦	胡同光
我也來談「無行文人」	
諷刺畫	

組織省府等問題。薰暑炎蒸，憂勤備至，爲國宣勞，甯有非議。然主旨貴持其大，縱如所傳，上述各問題，若察事以和平方法處置。試問馮方等之標示抗日，雖背中央攘外必先安內之策，亦不能謂其外不當禦。遏止之不得，討伐之詎能謂直，惟有出於和平方法。察事如此，如新如川，何獨不然。所謂和平者，特其治標之一時手段。根本之圖，仍在示天下以公，待人務得其平。公則漸消其反抗之心，使無所藉口。平則任人行政，不偏不私，不平之鳴，無自而生。

一二雄出者，雖有割據之謀，和之者寡，則事難有濟。否則日日開會決議，徒見心勞日拙，於國無補，內不能安，外患日乘，覆巢之下，甯有完卵。竊於此次廬山會議，謹以斯言爲當局者進。

## 峪雲隨筆

### 技術合作與日人謀加干涉

日人自侵犯東北四省，氣餒萬丈，野心勃勃，直以保護國待我。近因我國與國聯成立國際技術合作計劃。財長宋子文，向歐美各國進行大批借款。日方

朝野頓起妄念，一致高唱強硬聲調。連日以來軍事當局，與外部要人，迭次開會，認國聯援助中國，縱有技術合作，經濟建設等辯明，究屬直接間接援助中國。甚謂其助長中國抗日反滿計劃。議決干涉方針。(一)派杉村等熟悉國聯情形之有力人物，監視拉西曼援助中國之計劃。(二)對列國及中國，發正式嚴重警告。(三)關於違反條約，或妨礙日本既得利權之行動，以斷然手段阻止云。如此張狂。無的放矢，疑忌百出，頗失一等國之態度。我國與他們，無論技術或經濟合作，究爲自立之權。縱借款購機成爲事實，亦自衛權之發動，日人何得越俎代庖，甚望國人於此勿輕有所憚顧也。

### 九小島爲法人所據

南京電訊，法政府於七月二十五日，宣佈佔據粵屬之珊瑚九小島。外海兩部，以該島久屬我粵省，特根據事實，積極籌謀應付。並電駐法使館，探詢理由，將向法當局提出嚴重抗議。按是項消息果確，則我國土任人自由佔據，尙復成何國家。珠崖之棄，成爲千古遺憾，遂招全國陸沉之漸。望有守土之

責者，勿以其地小而忽諸，致使各國效尤也。

### 江左夷吾

辛亥鼎革，南京臨時政府初建，宋教仁自命不凡，欲爲內閣總理，爲同輩所擠。乃常自作新聞，投稿於滬上日人報紙，由日報譯登中國名報，以下輿論之同情。一日報載稱宋爲江左之夷吾。其時臨時政府中之次長以下，官吏多翻少年。章太炎乃作一四言對聯解嘲曰：「南中少吏」「江左夷吾」吾友某君自擊其事，前遊南京，撫今感昔，口占一聯云：「依舊南中多少吏。劇憐江左夷吾」情見乎辭矣。

## 現代印刷公司

承印各種刊物

印刷精美

價格低廉

決不誤期

# 蘇聯的危機

美國伊士底曼 張自忠重譯

(下)

國外貿易底獨佔，當資本主義國家握有更高度的技術時，對於社會主義者努力底生命，乃是種必然的武器。但是，在目前正在建設的社會主義的經濟，唯有在牠還以技術問題，生產消費問題，生產品底質量與價格問題繼續地接觸着世界經濟時，才能保障這種獨佔。經濟領導權的目的不僅是在不可避免地減低商品價格的水準及提高其速率的，閉關的，自足的經濟，而倒是相反的——在世界經濟體系裏，各方面都要增高我們的相對的力量，這非把我們的動率提到最高度則不能成功。

對於這點，有幾個必需的問題：

1. 要理解我們出口貨底巨大的意義，現在可怕地落在我們整個工業發展之後，（蘇聯底關係，在世界商業事件底篇幅中，已經從 1913 年的 4.22%，到 1926 年時，減為 0.97% 了。）

2. 要特別變更我們對於富農（Kulak）的政策，這種政策使他們可以利用重利積蓄原料來阻礙我們的社會主義的出口貨。

3. 要以工業化底方方面面的加速度，及要以加強我們經濟底社會主義的元素與資本主義的元素對比，來發展我們的債券對世界經濟的關係；在最近的將來，不要分散我們的有限的積蓄，倒要逐漸以深謀遠慮的計劃而把牠過渡到一種新生產形態來，這新生產形態能保證最必需而最有利益的機械在第一個時機中可有大量的總數；要有計劃地利用世界資本主義的技術底成功來巧妙地熟思地補充，激增我們自己的工業。

把我們的希望停止在孤立的社會主義的發展及與世界經濟動率獨立上面，就是曲解着整個的觀察。牠把我們的計劃的優勢置開在路旁了，牠對於我們同世界經濟關係底正確的定規沒有提供出引線。我們沒有方法來決定我們自己應生產什麼，和應向外面買進些什麼。對孤立的社會主義經濟理論作堅決的反對，在這幾年的行程中，意味着：不可比擬地更浪費着我們的財源，更急速的工業化，更有計劃有勢能的增進我們自己的機械的建設。此外，牠還意味着更急速的增進在業工人的量數和真實的減低價格——在世界裏，這是加強蘇聯資本主義環境的勢力。

在封鎖和戰爭底狀態中，與世界資本主義發生了關係的我們的債券不會陷於危險中麼？這個質問底答覆可以從上面所說過的一切引申出來：

戰爭底準備，不消說是需要我們來創造我們認為必需的國外原料，並且要趕快組織根本上必需的新工廠——例如生產化學裏面的鉛等等。但在長期而可怕的戰爭情形中，最緊要的東西就是：要有發展到最高程度，能生產大量的生產品，且能急速的由這種生產品轉變到那種生產品的國家工廠。最近的過去已經怎樣地證明了有這樣高度的工業的

國家，例如德國，雖與世界市場結下有千頭萬緒的網，然當戰爭與封鎖一起而整個世界馬上斷絕了牠時，牠仍然有巨大的生命力和反抗力。

隨着我們的社會主義的建設底無匹的利益，當這個『和平』時期，我們便可以利用世界市場而加速我們的工業的發展，而且我們也可以盡善盡美的準備與武裝來同這樣的封鎖或戰爭周旋。

無論那一種國內政策，其本身對於我們都解脫不了我們同資本主義鏈鎖底經濟上，政治上及軍事上的危險。國內問題所以要靠適當的階級政策來加強我們自身，這即是使工人階級與農民發生適當的相互關係，朝向社會主義的建設的道路能推動得愈遠則愈好。蘇聯底國內財源是豐富的，而且也能使這個問題有完全的可能。苟能爲着這個目的而利用世界資本主義市場，那我們便可以把我們的，基本的，歷史的策劃同世界無產階級革命底進一層的發展，聯繫起來，這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的勝利，在某幾個主要的國家裏，將會打毀資本主義鎖鏈底某幾個環圈，且能解除我們所擔負的軍事上的重荷。牠在技術底領域內，廣大地加強我們的力量；牠在城市和鄉村，在工廠和學堂裏，則會加速我們的全部的發展。牠會給我們以真實地締造社會主義——即沒有階級的社會，而這社會是建築在最進步的技術，和在勞働者和利用勞働者底生活品的一切成員都平等——底可能性。

## 五， 從何處找出手段來呢

反對派對於從何處找出手段來更勇敢更革命地解決着真正工業化和更急速地提高大家文化的問題——這兩個問題的解答都係乎社會主義者獨裁的命運——作下列的答覆：

治本的方法就是採用度支，信用，價格的正確的用途來重新分配國家的收入。至於治標的方法則唯有正確的利用我們的債券與世界經濟發生關係。

1. 根據五年計劃，國家與地方兩方面的度支在五年間會由6萬萬增加到8.9萬萬，並且到了一九三一年時，就會達到國家收入底16%。這種國家收入比之於戰前時，沙皇的18%的度支，還是小部份。工人國家底度支比之於資產階級底度支，其在國家收入方面，不單可以而且應當佔更大的部份。不消說，這樣才是真正社會主義，而且就隨着民衆教育方面的增加的費用，才會無匹地分派更大宗的款項於國家工業化方面。這由度支到工業化的需求的單純的分配，在這將來的五年中，每年都要能夠，而且也應當由500百萬增到1,000百萬。

2. 稅收制度不應隨着農民和一般新資產階級底上層階級中間的增大的積蓄而保留下來。稅收制度必需：A. 從私人企業與超過150——200百萬盧布（不是目前5,百萬盧布）的領域內的，所有一切過限的利潤都應徵稅；B 爲着要加強我們的出口貨，要平均抽有錢的富農的富農的稅，約莫需要建築10%的農民設備，這種設備所準備的麥子，不應少過150百萬勃德（Puds）。這應以公債的形式來徵收，即是把公債給那些在1926——1927年時已經達到了800——900勃德的商店，而且這樣的商店也大部份集中於農民底上層階層底手中。

3, 事實上必需要實現有計劃而堅決的一定政策, 以減低批發與零賣的價格且縮小這批發與零賣的價格中間的差異。這應以這樣的方法: 減低價格以擴大工人和農人的基本消費對象而實現出來。(不應有混雜的質量來實行此事, 不要說目前所實行的價格已經夠低了。) 這價格底減低不應剝奪國家工廠的必須的蓄積, 而且大部份還應根據商品底增多而維持下來, 這會減低着生產費用, 避免着『意外』消耗和滅殺着官僚工具。一種更伸縮自如的減價政策, 更適於市場境況, 更合於個人化的政策——即是更能考慮到各種生產品底市場境況——就會在國家工廠底手中保留着大宗款項, 這在目前是一般地滋榮了私有資本和商業寄生主義。

4, 根據史達林和利可夫底去年的宣言, 這被假定一年經濟統治, 事實上, 完全給了我們以一種毫無意義的結果。這經濟統治是種階級政策底問題, 而且祇有在民衆的直接壓抑之下才能實現出來。工人們應當勇敢起來實行這種壓抑。要每年減低不生產的400百萬盧布的消耗, 這是完全可能的。

5, 能巧妙的利用這樣的武具如: 國外貿易及國外信託底獨佔, 爲了技術的幫助而準備者讓與及合同等等, 都會得到次要的國家的收入。牠同樣會天大地增加我們自己的預算便宜, 培養着新技術, 加速着我們的發展底整個行程, 而且這樣才是在資本主義環境裏加強着我們真正社會主義的獨立能力。

6, 從頂上到底下的選擇人員問題——並且在這些人員中間要有適當的關係問題——在某種範圍看來, 是種財政問題。人員是愈壞, 則所需的錢財便愈多。官僚政治是不容許有好的人員, 而且也不容許其中有適當的關係的。

7, 我們目前的經濟領導權底尾巴主義, 實際上, 就等於損失幾千萬萬盧布。這就是我們支付給短見, 矛盾, 無價值的狹隘的辦法, 及落後的舉動的價格。

8, 光靠稅單是遮不住我們國民經濟底繼續地發展着的要求。信用在國民收入底分配當中, 應變成爲更加重要的槓杆, 且在社會主義建設底路上, 應假定爲最堅定的價值層, 最健全流通的貨幣。

9, 在踴躍於空想而重利貸借的我們的經濟裏面, 一種固定的階級政策, 會使政府和信用的制度易於集中私人的積蓄。這也可以利用長期的信用方法, 來使我們的金融有無匹地擴大起來的可能。

10 政府賤賣白蘭帝酒, 一開始就發生出一種經驗, 並且隨着這個經驗, 便曉得自白蘭帝酒方面得來的收入, 大部份要用在工業化, 尤其要用在五金的工廠裏。事實上, 工業化就因爲國家賤賣白蘭帝酒, 才喪失了地盤。我們必要承認這種經驗是完全無用的。在維蘇埃建設之下, 國家賤賣白蘭帝酒, 不僅在私有工廠——例如沙皇主義——底觀點看來也是沒有利益的。工人底加倍怠工, 不留心, 製造有缺點的生產品, 增進工廠的意外事體, 如火燒, 打架, 損傷等等——這些事體總結起來——每年總有幾千萬盧布。國家工廠在白蘭帝酒方面所受的損失不亞於從白蘭帝酒方面所取得的預算, 且數倍於其他工廠本身的支出。取消國家賤售白蘭帝酒, 在最近的時間(兩年至三年)內, 將會機械地提高工業化底物質與精神兩方面的財源。

對於這個問題：從何處找出手段來呢？就是這樣答覆。說工業化之不能迅速進行，乃直接由於財源之缺乏，是不正確的。手段雖缺乏，但却是存在。現在所需要的就是正確的政策。

國家計劃委員會底五年計劃，應被坦白地放棄，而且在根本上，應被罪是不適合將「新經濟政策底俄羅斯轉變到社會主義底俄羅斯。」我們應在行動上來重新分配各階級間的賦稅負擔——加重富農和小商人，解鬆工人和貧苦的民衆。

我們應當減低相對重要的簡接稅。我們在最近的將來，應廢除國家賤賣白蘭帝酒。

我們應當增加築鐵道及運輸機關的經費。

我們應當增加國家工廠的經費。

我們應當再來使放棄了的森林工業健全地恢復起來，這森林工業可以而且應當成爲巨大的收入底泉源。

我們應當保護貨幣單位之無條件的堅固。Chervonetz 之堅固，一方面需要價格之減低，他方面則需要度支之充裕。發行紙幣來補充度支之不足，應當被不允許的。

我們應當嚴格地有目的的度支，這個度支不應有缺短，不應有太過困難，即要消除一切額外的或意外的事體。

在1927——1928底預算裏面，我們應相當地增加製造國防(特別是戰具工廠)，增加一般的工業，增加電氣化，增加交通，建築房舍，及增加引導農業之集中的設施方面的支出。

我們應當堅決地反對不贊成國外貿易之獨佔的一切企圖。

我們應當採取一種堅固的行程，朝向到工業化，電氣化，以及合理化。但這種堅固的行程應基礎在增加技術力量及改良羣衆底物質條件上面。 譯自美國“Militan”周刊

## 拉丁美洲與列強侵略

汪懷民

資本主義數年來連續不斷的經濟恐慌，更加強了帝國主義對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侵略和掠奪。早已成爲帝國主義的犧牲品的拉丁美洲，因此在近來更成爲帝國主義角逐的中心。

拉丁亞美利加(即中美和南美)的經濟，尙停滯在前資本主義的階級，換言之，即其國家多爲農業國，比較發展的，也只是半工業國。然而各企業部門，又多爲外來的，資本所支配。委內瑞拉爲世界煤油重要產地之一，哥倫比亞墨西哥，祕魯，阿根廷也多產煤油，智利，墨西哥，祕魯，古巴產銅甚多，此外，墨西哥的銀，玻利維亞的錫，智



利的硝石，巴西的，咖啡，古巴的砂糖亦皆馳名世界。但是，這些生產物，並未助長拉丁亞美利加各民族工業之發展，反而成了帝國主義爭奪的對象。煤油為美孚油公司和羅亞爾達其偕耳公司（英荷合話的新底加）所獨占，銅均在美國資本支配之下，錫為英國資本所壟斷，美國銀鑛公司獨占了墨西哥產銀，英國資本案壟斷了巴西的咖啡，其他如智利的硝石，古巴的砂糖，阿根廷的小麥，玻璃維亞的畜牧大都在英美兩帝國主義掌握之中。這樣，拉丁亞美利加經濟命脈，不是被一方所獨佔即為雙方所瓜分了。

至於這些國家的工業，大抵以輕工業為主，就中又以紡織工業為多。茲就其棉花消費額數，紡錘和織機數，列表如下：

1. 棉花消費額(單位千包)

	1930年	1931年	1932年
巴西	414	392	465

2. 紡錘數目(單位千錘)

	1930年	1931年	1932年
巴西	2,775	2,660	2690
墨西哥	767	791	830

3. 織機數目(1932年度)

	普通織機	自由動織	合計
巴西	75324	2622	77946
墨西哥	30634	806	31440
哥倫比亞	2546	1146	* 3686
祕魯	3190	30	3220
阿根廷	1323	132	1455
委內瑞拉	1417	—	1417
厄瓜多爾	1218	—	1218
連其他總計	116881	4440	121321 (據萬國紡織聯合會統計)

由上表觀之，拉丁亞美利加各國經濟實無若何顯著的發展，而且發展之程度，亦甚低，顯然這是由於帝國主義的操縱和阻力，所造成的局面。

帝國主義在拉丁亞美利加掠奪了主要生產品(即鑛產物)，移植了大批資本並阻礙了民族工業之發展，而且輸入了大批商品。至於拉丁亞美利加諸國所需要的商品，可分為生產工具 and 消費資料二類，即機械，電氣機，汽車，農業機械，建築材料，化學製品及紡織物等。可是消費乘料的紡織用品的輸入與生活工具比較，却佔了重要的地位。現在就各國所需要的消費資料的總額來看：

紡織品輸入額數(1931年度，單位千萬元)

	棉紗	棉製品	絲製品	毛製品	總計
阿根廷	20152	67718	4459	25690	118059
智利	3035	12427	4743	6207	23467

巴西	2565	3597	1878	1921	1361
古巴	—	8637	3540	108	12485
哥倫比亞	906	6158	957	1118	9139
墨西哥	1154	1373	2934	1461	6922
秘魯	—	4858	—	1847	6705
委內瑞拉	480	4072	456	567	5575
烏拉乘	392	1360	723	392	2867
玻利維亞	175	1626	196	819	2816
薩爾瓦多	499	1696	196	—	2391
卵那多爾	186	1323	380	367	2,56
和其他共計	30252	123923	21070	43234	318479

由上表看來，棉紗，棉製品，絲製品，毛製品即消費資料向拉丁亞美利加的輸入，其總額為 218,479,000 美金元，實非些小之數目，在世界市場上紡織品中，却佔了重要的地位。這顯然是拉丁亞美利加又成了帝國主義的一重要市場。若以上述這些商品佔大多數，這更證明拉丁亞美利加的工業之微弱。而且在輸入的總額中，消費資料，佔最大的百分數，而生產工具的輸入則佔極小的百分數，況且生產工具的輸入，亦不過為供給國外資本所壟斷的企業部門之用；這樣，拉丁亞美利加的民族工業不能不因此而受阻滯了。

拉丁亞美利加的經濟，由是顯而易見，死全受國外資本所操縱，即拉丁亞美利加的經濟，完全在帝國主義的掌握中。然而帝國主義在拉丁亞美利加的勢力之對比及其競爭又怎樣呢？在解決這問題之前，我們可先將拉丁亞美利加的輸入與輸出，兩相比較，究竟二者之中，在世界貿易中，何者佔重要的地位。茲列表如下：

拉丁亞美利加諸國在世界貿易上的地位(單位百萬美金)

	輸 入					輸 出				
	中美十五國	南美十三國	合計	世界總計	同以上比率	中美十五國	南美十三國	合計	世界總計	同以上率
1926年	724	1705	2439	32164	7.6	602	1847	2749	29790	9.2
1927年	719	1752	2471	33398	7.3	914	2108	3022	31247	9.7
1928年	758	1858	2617	34598	7.6	922	2305	3227	39534	9.8
1929年	824	1883	2708	35436	7.7	918	2337	3345	32687	9.7
1930年	711	1855	2077	27687	5.6	759	1492	2251	26052	8.7
1931年	433	749	1183	10721	5.7	580	1143	1724	18675	9.2
1932年	—	—	768	13885	5.5	—	—	1176	12726	9.2

由上可知：第一，對外貿易輸出常超過輸入，其他出品，主要的為農產物和礦產物，其輸出品主要的為工業品，即當作帝國主義原料食料供給地的地位較重於作帝國主義商品市場的地位。第二這些國家一面輸入外國資本，同時輸出農礦產物，其對外債務即

以出超來結算。其實這即是國外資本更猛烈地吸取南美中美的血汗。第三，在世界經濟恐慌發生以前，其對外貿易無論輸入與輸出都漸次增加，及恐慌發生，因為國內外的購買力減少，輸入與輸出貿易額數亦皆漸次低減。總括看來，拉丁亞美利加諸國在世界貿易上所佔的地位，雖然不十分重要，但擁有豐富的農產物和礦產物正為帝國主義所切迫重要的對象。在世界經濟恐慌的現在，雖然其對外貿易次第減少，但其對於帝國主義的重要性，並且減少絲毫減取而更加強了帝國主義在拉丁亞美利加的明爭暗鬥。因為世界經濟恐慌愈劇烈，則歐美各國為掠奪與獨占拉丁亞美利加的鬥爭亦愈劇烈。

據上述來，輸出超於輸入更顯現移植資本之重要性，即輸入資本比輸入商品能吸取更多的利潤。至於移植資本於拉丁亞美利加者，以英美兩國為最。英美兩國在這些國家的投資，如下表：

英國	5,856,000,000美金(即1,205,306英鎊)
美國	5,077,053,000美金

近年來，美國在拉丁亞美利加的投資增加甚速，而英國則逐漸衰落，較少投資。因此美國資本近來超過了英國的投資，有六十億美金之巨。此外法意諸國，在拉丁亞美利加亦有投資，但遠不及英美二國的力量。此則英美各國在拉丁亞美利加投資競爭之情勢。

茲就各帝國主義對拉丁亞美利加諸國輸入輸出論之  
列國對拉丁亞美利加諸國輸入

	額數(單位百萬美金)		比率(%)	
	1929年	1930年	1929年	1930年
總計	2452	1921	100.0	100.0
美國	950	676	38.7	35.1
英國	367	281	14.9	14.5
德國	266	211	10.8	10.9
法國	127	95	5.1	4.9
拉丁亞美利加諸國對列國的輸出				
總計	2954	2113	100.0	100.0
美國	1002	707	34.0	33.0
英國	547	429	18.0	20.0
德國	239	163	8.1	7.7
法國	184	124	6.2	5.8

美英德法四國商品在對中美南美貿易上佔主要地位，約佔其全體貿易額百分之六十五，其中美英兩國尤佔重要的地位，故英美間的鬥爭亦更猛烈。至於就輸入棉織品而論，英美兩國，亦佔主要的地位。1931年統，英美約各輸入二億一千萬碼，兩國面目大略相等，1932年英國增加到二億五千萬碼，這樣，英美兩國，在拉丁亞美利加，成為主要的競爭者。最近印度，波斯，土耳其，非洲等地，增加關稅，日本對證地的商品輸出減

少，尤其紡織品所受打擊特大，因此日本帝國主義特注知拉丁亞美利加的紡織品銷售市場，從事日本對中美和南美諸國的輸出不過總輸出類百分之一有餘，今年努力輸出的結果，已較前已增加三倍以上，將來在競爭諸國之中，又要加上日本帝國主義一員。自然英日三帝國主義將演起更激烈的市場爭奪戰爭。

帝國主義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經濟侵略為其政治的侵略之基礎，同時其經濟的侵略又以政治的勢力為後盾，因為帝國主義在拉丁亞美利加的利害關係衝突，常促起操縱其一國的內戰或兩國間的戰爭，過去墨西哥的不斷內戰，最兵玻璃維亞與巴拉丁的戰爭，秘魯與哥倫比亞的戰爭都是英美兩帝國主義在後操縱，其他各小國的政變無不有帝國主義的背景，現在國際間經濟競爭激烈化，日本帝國主義更加入經濟戰場，中美和南美法國將來更要多事的！

(1933.7.20)

## 獄中記

蕭西成筆遺

蕭西成，吾陝之郃陽人。學行兼優，心許之而未謀面。民七，君為陝靖國軍奔走遇難，聞者悲之！八年，余在粵垣，一日忽有不識之客來訪，自述粵人孫姓，李印泉長陝時，同往西安，旋以嫌疑，為陳樹藩下獄，與蕭西成同作楚囚。當蕭提出執法之際。以獄中所記授彼，囑萬一得脫，回南時交余。計自入獄，迄遇害，歷時五十日。閱之得悉被執與入獄情形，其獄中生活，視死如歸。饒有丈夫氣概！余藏之行篋，忽忽十餘年矣。偶一翻閱，墨瀦如新，埋恨猶故！特表而出之，使世共知！嗚呼！吾陝人因助靖國軍而犧牲者，不知凡幾。乃緣斯以躋高位，樂其樂，而利其利者，未嘗作何感想？有愧於心否乎？

(其湘識)

余七年陰歷七月廿七日，以總司令部（陝西靖國軍時與陳樹藩對峙）顧問。為西路財政分處督辦，赴乾縣。廿八日到乾，乾即古奉天，城堞堅固。住數日，赴興平，為第一路（郭堅部）所留，不令他往。略住一星期，又為賈福堂所敦促，勒令移住該處。自此以後，名雖為參謀，實則拘禁。遷延匝月，至九月十三日，遂以囚車解省。沿途兵隊護送，下午一鐘，離興平，十時到省。兩手反縛，痛不可支。此時惟求速死！乃入督府後，即行釋縛，繩入肉裏者數分矣！隨至副官處，坐半小時，陳督出謂余曰：賈福堂以你為見面禮矣！略問數語，即為子備膳。余此時自知必死，語氣較為柔。食畢，陳督令為余覓寢所。（與被子一牀）是晚宿督府西南角樓上，疲困已極，閉目即睡。十四日早，（十八日）督軍親來樓上，看視一遍，謂樓上不宜多住人。下午四鐘時，忽傳余向東行，余以為死期至矣。

(未完)

# 上海金融發達史發凡

徐心芹

(此文材料多從日文雜誌書籍採用特此申明)

上海在一千八百四十二年，南京條約開闢了商埠而開始設立英租界的時候，可稱為唯一的金融機關乃至財×的，那是山西票號。

其後山西票號，由於外國銀行之設立及國內新式銀行，銀號和錢莊之簇起，立即失却勢力，且不久就消聲匿迹了。

在此等新進的金融機關中，特別最顯著發達的錢莊業，當光緒初年的最盛時期，統計南北市有四百餘家，在金融界最佔有極大勢力的地位。開始支配是錢業界的一般職員，主要的都是寧波，紹興，蘇州，鎮江等江浙兩省內四地方的出身者所佔有。

然到光緒七年，因中法戰爭的勃發，財界發生極度動搖現象，在此現象下，錢莊受極大影響，相繼倒閉，一時能健全存在的，不過二十餘家，似已陷於最悲慘的境地；但隨中法媾和之成立，市上的好市况逐漸恢復，錢莊業亦恢復舊觀而達百餘家。

可是在這次戰爭中，錢莊業不僅在前後的數目上起了極大變動，且在經營的支配狀態上，亦起了非常變化，而在此變化中，是形成爲建立浙江財×今日之偉大勢力的最初動機。

即在戰前與浙江對立的蘇州，鎮江×，在戰時因恐慌一敗塗地，到了戰後無力恢復舊業，而紹興，寧波×，則能重

整陣容，逐漸壓倒江蘇×取而代之。至於此種原因，是因(一)寧波，紹興×，不僅在金融業上的人數；即在其他各種企業上的人數，都是無條件的優越於蘇州，鎮江×；(二)，他們在上海開爲商埠以來，常與外商接近而獲得巨利，於是在資金供給上，亦較優於後者。

中法戰爭以後，上海錢莊業界，亦遭遇幾次的難關，與發生市面動搖現象；因而不免發生了數十家的倒閉。

即(一)遭受在光緒二十年營口市場恐慌之影響(指受中日戰爭，旅順，大連，營口的天字號錢莊，的相繼倒閉，於是累及上海金融界。)，(二)遭受在光緒二十四到宣統元年間橡皮股票投機業反動之影響；及(三)遭受辛亥革命之勃發所引起的大混亂。尤其是在辛亥革命之際，全國均發生極大變亂，錢莊業受此重大打擊，致使上海南北市的錢莊業，僅殘存不滿五十家的悲慘現象。

至民國二年，上海市場稍稍趨於安定之境，錢業界才逐漸恢復舊日盛況，爾後，雖受歐洲大戰之勃發及大戰終了之間所發生的世界恐慌之不斷的襲來，亦不起極大波瀾，而平穩地一直至今日，在南北兩市達有一百餘家之盛況。不待言的，在中法戰後，錢業家的領導地位，是年復一年移入於寧波，紹興×的手中。

與錢莊業對立且有大力的是國內新式銀行。大概地觀

察此等銀行之支配系統：則有國營性質大清，（中國銀行的前身）交通二個銀行，上自經理下至一般職員，都由浙江人所支配，如焦樂山，倪錫畴等，是當時代表的領袖人物；四明銀行，為純粹民營的銀行，由於生在上海寧波出身的巨商朱葆三，孫衡甫等所經營的，曾一時目為寧波，紹興之財團的大本營，浙江興業銀行為建設浙江鐵路（今日的滬杭甬鐵道）相關連而設立的機關銀行，掌握該銀行實權的，是寧波出身的盛竹書，葉揆初等。浙江實業銀行，由民國元年創設的，最初為官商合辦，以後歸於民營；此銀行亦為浙江之主要金融機關，主其事者為浙江人李馥蓀。

浙江國內新式銀行之勢力，常在清末及民國初時，還很微弱的，不能與浙江的錢業界相對比；但到入民國以來，便遽然地勢力伸張起來而至有今日之盛勢，將上海新式銀行之過半收歸於自己麾下；因而，浙江財之勢力之伸張，那是必然的事情。為在討究這主要原因，是可歸結於下列二點。

（一）是因在民國初年以來，凡在上海財界為有力的支配階級的，均是浙江人士。

即民國初期上海都督陳其美（浙江省吳興人），為浙江革命黨之首領，曾一時風靡上海；而浙江財之所以有今日的繁榮地位，他實有功勞的。而且蔣介石先生當時僅為陳之參謀。

目為浙江財之中心人物的張靜江（浙江省吳興人），現在，為黨國元老，且又任全國建設委員會主席，他對浙省財之發展上，確在明裏暗裏，都有相當的助力的。

為國民政府財政部長，且對今日繁榮的浙江財之促進居有大功的朱部長，亦是生於廣東的浙江舊籍人士。

為上海財界之耆宿，且在民國十六年曾任國民政府署理財政部長的錢永銘（浙江舊籍之上海人。）固為上海實業家，且曾任外交部長的王正廷（浙江省奉化人，）及曾任上海關督的陳其采（浙江省吳興人，）均是有形無形中促進浙江財之發展的有力人物。

為上海財界的大來營且為浙江財之干城的上海總商會，以及閩北商會，上海縣商會，上海銀行公會，上海錢業公會之歷代正副會長及職員，大概部份都是浙江或華浙江人，就中著名各人物，是嚴筱芳，周金箴，朱葆三，宋漢章，傅筱庵，虞洽卿，方椒伯，沈聯芳，王曉籟，王一亭，錢永銘，張公權，盧文溥，秦潤卿等。

（二）浙江金融界之有力人士，根據共存共榮的見地，不僅集結以大同團結為目標的力量，且能與歷代諸大軍相提攜。努力使金融界日益繁榮。

即如，浙江的金融業者，當陳其美之失敗而失卻中心人物之際，便一面計劃團結，一面設法與北京政府要人，特別與梁士詔之舊交通之謀合作，此後，舊交通之失勢，再與新交通之接近；又如當孫傳芳為東南五省聯軍總司令之際，浙江財亦不能不與其有相當關係。總之，浙江財之另有苦衷，勢必須不斷與政府財部的主要人物提攜，藉擔任公債，借款之發行而始獲得之利與財界之權。

中國銀行與交通銀行，自民國以來，就從佔有當初實權的鎮江之手裏移於浙江之麾下；於是上自宋，錢，盛等的主要人物，下至一般職員，均為浙江人士。

民國十七年由財政部長宋創設的作為國家銀行的中央銀行，其重要人員完全亦為浙江所支配，那是無足怪駭的。

總之，以上三個特殊銀行，現在是形成爲浙江財×活動上的中樞地位。

綜合上面說話，浙江財×之淵源，實是以錢莊業爲基礎，後繼則以銀行業爲金融之發展。亦即是因將錢莊銀行兩極，合成二位一體，掌握上海金融界之霸權，並同時將同鄉的政，商兩界，也合成二位一體，而來互助互榮。

到了近來，更特別膨脹發展起來，於是有一「浙江財×」新名詞的發生。這個財×自援助現政府完成北伐以後，漸次發生濃厚的政治意味，且牠爲財×勢力，亦由此引起世人的注意。

這裏有一點應注意的，即浙江財×是與三井，三菱等爲個人財×却有不同的地方。後者是由三井合名，或三菱合資的中樞機關所支配的，無論在任何情形底下，均是保持一系

不亂的完全統制，向着共同目的的活動；反之，前者便沒有這種強制的統制機關，萬一一旦遇有內部衝突事情發生，便不能充分的行共同的動作，而使無限的資本之活動，要成爲不可能了。

即是中國，交通，中央三特殊銀行，是有國營性質銀行，牠們最高支配權，是屬於財政部；因而，現在雖能同爲浙江財×的大本營，但將來×××，×××假使倦勤，那就恐不能同現在一樣而爲浙江財×所利用了。再之，至於其他新式銀行或錢莊，在各經理者之間，自然存有各個特殊的營業關係；因而，在目前相當範圍之內，固雖取共存共濟爲政策，但一旦有事變發生，亦那就恐不能如現在一樣地同舟共濟了。這兩點，分明是浙江財×所結合的根本弱點。但他們也許正在設法補救着吧？

## 陝西岐山通信

鐵 蹄

### 農村崩潰之一斑

農民們血汗換來的全部糧食  
只能夠交納半年的捐款

農村崩潰到這步田地，這真是出乎我們的意想之外。我由西安起程到岐山，經過了咸陽，興平，武功，扶風，這好幾縣地方，沒有看見過一個穿完全衣服的農民，赤着腳赤着膊，扶老攜幼的完全是些討飯吃的飢民守候在大路的兩旁，

若果有一輛汽車過來，他們都好像瘋狂了一樣撲到汽車旁來伸長了他們那數不清的黑瘦的小手向旅人討錢，孩子們也追隨在他們後面跑，一直等到跑的暈倒在路旁爲止，這兒的路是土路，大都是凸凹不平，汽車也是破舊的。所以駛行的速

度是很慢的。這羣絡繹不絕守候在路旁的飢民們，他們遠遠的看見汽車來了，便大家都擁在路中。好像是要攔住汽車似的，但是，當汽車駛近他們的時候，他們便慢慢的避開了，我們所乘的汽車，也是由大都市上脫退下來的一個老汽車，駛行在扶風縣西大約二十里的一個地方，忽然壞在路上了，汽車夫試來試去，汽車不能前行，當他下來修理汽車的時候，飢民們完全把汽車包圍了。這是一輛載貨車。汽車到了這兒，都是載貨載人一樣用。我們這輛車上。一共有二十三個旅客，當汽車停在這兒。客八們都下車了。在這個時候，幾乎使慈善家也不敢發慈悲，假若你可憐那一個飢民去給他一個銅子，那末，這羣數不清的黑瘦的細長的手就來圍住你不能上車走，不斷的「爺呀！婆呀！」的苦叫着，有些慈悲的客人們他由汽車上拋下幾個銅子來，因為路上的塵土太厚了，這羣飢民們都像小雞覓食一般的在塵土裏摸索。最可憐的就是那些婦人們，懷裏抱的孩子，手裏拉的孩子，屁股後面跟的孩子。在這大路的兩旁往來來的追逐汽車。在這災區裏，路旁還沒有一株樹，沒有一口水，這羣飢民們便由早到晚在這火紅的太陽下乞討着。若果他倒在那兒不動，你真不會認他是有血有肉的活人，因為他們的面上身上，完全被塵土籠蓋了。尤其是面部，汗和塵土凝結了以後，那完全像是泥作的。無論是那一個飢民的臉，看起來都是非常可怕，尤其是那兩隻灰暗無光的眼睛，配裝在那幅瘦小的泥臉上。孩子們那更其憐了，一個一個都是赤條條沒有衫子也沒有褲子。在那蒸熱的深厚的塵土中隨着大人奔波。哭號。

汽車在這兒停了有半點鐘，又開始前行了。當汽車開動的時候，這羣飢民仍然是追隨着在後面，直到汽車開足了速

度牠揚起了萬丈飛塵。飛塵衝進了他們的眼睛。這羣可憐的追逐在汽車後的飢民，他們才放緩了脚步。再等候第二輛汽車的來到。

我到了岐山的第二天，便跑到距岐山縣城大約有二十五的一個村子去找一個朋友。可惜這位朋友，在不久之前已竟逃亡了。我便借宿在這村子裏的一個農民的家裏。這個農村誠實極了，那位老主人他毫不客氣的拿出他們那高粱麵饅頭來讓我，並且他又說：「我也不怕你客人笑話，我們鄉下人都吃的這東西。有些人家就連這黑饅頭都沒有的。這幾年餓死的人不知道有多少。就我們這村子，從前是三十多家人，現在祇剩下我們四五家了。還有幾家子揭開鍋皮米下，說不定三天兩天都要逃走了。」此來他們和我談的很相得，我便問到他們的日常生活，和家裏的出產，他們都是很詳細的告訴了我。以後我更問到了關於災區賑濟的情形。只有問到這裏，他們似乎有點生氣的樣子。「賑濟嗎？誰還來管你們的死活！沒黑沒明的使差人和公安生到鄉下來逼款逼命，逼得人都走了。一年打下的糧食，不夠給他們納捐。昨天區長又給我們派剿匪捐。」說着他拿出一捲派捐的條子來。「你看，這祇是半年來派款的條子。百姓拿啞交納呢？田裏又不收。唉！世事瞎了。人心一天比一天壞。」我接着這一捲派款的條子。是萬分的吃驚，想不到災區裏的捐款還是這樣的重。於是我便照錄下來，再把這家全部家產，和全部的出產，都記錄下來，統計成下面的這一張表。我們在這一張表中便很顯明的可以看得出農村中的景況了。

x  
x  
x  
x



賦田	費消家全	產出部全	產家部全	口人家全																																																																																																
每畝耕田合糧五升四合。合升合銀一分六。每畝合銀八分六厘 四合納大洋每大洋一元，納田賦正銀三錢正。 耕田十三畝，合糧七斗零二合，合正賦銀一兩一錢二分三厘二	每人每月 二元 每家每月 十四元 全家全年 一百六十八元	<table border="1"> <tr> <td>煙</td> <td>棉花</td> <td>高粱</td> <td>穀子</td> <td>糜子</td> <td>玉麥</td> <td>麥子</td> <td>種類</td> </tr> <tr> <td></td> <td></td> <td>二畝</td> <td>一畝</td> <td>二畝</td> <td>二畝</td> <td>六畝</td> <td>種值畝數</td> </tr> <tr> <td></td> <td></td> <td></td> <td>五斗</td> <td>五斗</td> <td>四斗</td> <td>五斗</td> <td>每畝產額</td> </tr> <tr> <td></td> <td></td> <td></td> <td>一石四斗</td> <td>五斗</td> <td>一石</td> <td>八斗</td> <td>每項產額</td> </tr> <tr> <td></td> <td></td> <td></td> <td>六角</td> <td>八角</td> <td>七角</td> <td>八角</td> <td>每斗價值</td> </tr> <tr> <td></td> <td></td> <td></td> <td>八元四角</td> <td>四元</td> <td>七元</td> <td>六元四角</td> <td>每項總值</td> </tr> </table>	煙	棉花	高粱	穀子	糜子	玉麥	麥子	種類			二畝	一畝	二畝	二畝	六畝	種值畝數				五斗	五斗	四斗	五斗	每畝產額				一石四斗	五斗	一石	八斗	每項產額				六角	八角	七角	八角	每斗價值				八元四角	四元	七元	六元四角	每項總值	<table border="1"> <tr> <td>驢</td> <td>牛</td> <td>耕田</td> <td>土窖</td> <td>瓦房</td> <td>種類</td> </tr> <tr> <td></td> <td>一頭</td> <td>十三畝</td> <td>三隻</td> <td>三間</td> <td>數量</td> </tr> <tr> <td></td> <td></td> <td></td> <td></td> <td></td> <td>價值</td> </tr> <tr> <td></td> <td></td> <td></td> <td></td> <td></td> <td>每項共值</td> </tr> </table>	驢	牛	耕田	土窖	瓦房	種類		一頭	十三畝	三隻	三間	數量						價值						每項共值	<table border="1"> <tr> <td>人</td> <td>口</td> <td>數</td> <td>目</td> <td>年</td> <td>齡</td> </tr> <tr> <td>夫妻</td> <td>二人</td> <td></td> <td></td> <td>四十歲左右</td> <td></td> </tr> <tr> <td>老父母</td> <td>二人</td> <td></td> <td></td> <td>七十歲左右</td> <td></td> </tr> <tr> <td>小孩子</td> <td>三人</td> <td></td> <td></td> <td>由三歲到十二歲</td> <td></td> </tr> </table>	人	口	數	目	年	齡	夫妻	二人			四十歲左右		老父母	二人			七十歲左右		小孩子	三人			由三歲到十二歲	
	煙	棉花	高粱	穀子	糜子	玉麥	麥子	種類																																																																																												
		二畝	一畝	二畝	二畝	六畝	種值畝數																																																																																													
			五斗	五斗	四斗	五斗	每畝產額																																																																																													
			一石四斗	五斗	一石	八斗	每項產額																																																																																													
			六角	八角	七角	八角	每斗價值																																																																																													
			八元四角	四元	七元	六元四角	每項總值																																																																																													
驢	牛	耕田	土窖	瓦房	種類																																																																																															
	一頭	十三畝	三隻	三間	數量																																																																																															
					價值																																																																																															
					每項共值																																																																																															
人	口	數	目	年	齡																																																																																															
夫妻	二人			四十歲左右																																																																																																
老父母	二人			七十歲左右																																																																																																
小孩子	三人			由三歲到十二歲																																																																																																
洋元 四角 合納大洋 四分四角 全年消費 一百六十八元	角八元四十六 全部總值	角五元三十九 全部價格	人七 總人口																																																																																																	
\$3.741																																																																																																				

我看了那一束派款條子以後，看見有許多莫名其妙的名目。問他們，他們也是回答不出來。人家灘下多少便要多少。誰還替你譯名目。以前若果有捐款的時候，都是由里正，區長，按照人家來灘，有殷實。小康，大富；這些等級，現在，這些等級都沒有了。完全是按糧灘，有多少地，和多少糧，就派多少款。地多出的多，地少出的少。田地到現在，完全是農民的累贅。農民跟土地地受害。地裏不出產，還要納捐款。現在的田地不值錢了。就是白送給人都沒有人敢要。當我翻閱這一束派款條子的時候，他還這樣的解說着。

現在中國農村破產絕不是一個局部的現象。但是研究到農村破產的原因。那末，我們便很明顯的在這張表上看得出來是苛捐雜稅了。這家人家，他們在豐收年每年

捐	款
項	目
民團費	每石糧五角
財政局款	每石糧五角
根糧捐	每石糧一元
印契費	每張一元二角
等級	每家派八元
富戶捐	每家十五元
省銀行集股洋	每石糧二元
省庫捐	每石糧二元五角
差使費洋	每石糧二元
印花費	每石糧一元
驛差費	每石糧三角
車差費	每石糧八角
里公費洋	每石糧三角八分
指煙借款洋	每石糧六角八分
支應費洋	每石糧五角
煙糧	每畝二十元
抗日捐洋	每石糧五角
汽車費	每石糧六角
電桿費洋	每石糧二角五分
雜差驛差費	每石糧三角
委員招待費	每石糧二角
剿匪費	每石糧五角
	合大洋
	(印三張)
	三角五分一厘
	三角五分一厘
	七角零二厘
	三元六角
	八元
	十五元
	一元四角零四厘
	一元七角五分五厘
	一元四角零四厘
	七角零二厘
	二角一分零六
	五角六分一厘六
	二角六分六厘七毫六
	四角七分七厘三毫六
	三角五分一厘
	(派定一畝)二十元
	三角五分一厘
	四角二分一厘二
	一角七分五厘五
	二角一分零六
	一角四分零四
	三角五分一
	捐款總數
	五十六元七角四分一厘

所收糧食只值着六十四元八角。若果像這幾年每年歉收。那就沒一定了。但是就像在這歉年中間，半年所派的捐款合計是五十六元七角多。在這種鞭打繩拴的勒索之下，只有變賣自己的產業。像這樣農村不破產還有甚麼辦法呢？

### 鄉約佈告

傳在陝秦嶺山中一  
小村鎮上；

照得我鄉居民，近來逃亡無數。上面捐款紛來，叫誰替你擔負？鄉約代人受累，實屬伸冤無處。務望四鄰朋友，一體患難扶助。以免日後糾葛，莫怪事先囑咐。

# 哀陝西

(七言古)

萍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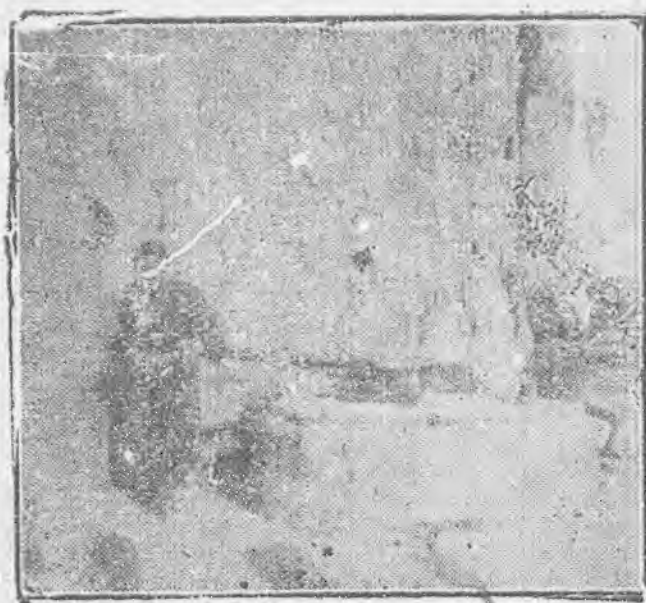
風雲變幻不可測。日仄迫人歸思切。  
 潦倒江南秋復秋。故人離散無消息。  
 蠻觸戰爭苦年年。天災人禍滿中國。文  
 彥昨從西北來。久別重逢慳極。方歎  
 世路多巖巖。忽話年荒聲遽咽。西北數  
 省盡荒年。惟有陝西為最烈。憶昔丙寅  
 解圍時。流離悽苦君應知。爾時祇限西  
 安城。如今鄉村遍瘡痍。田園寥落無人  
 耕。藜藿採盡難為羹。晨興不聞雞報曉  
 。夜歸那有犬吠聲。牛羊驟馬已絕跡。  
 白晝豺狼入市行。道旁死者憑誰收。但  
 見白骨填深溝。土山已焦金石解。灞橋樹  
 下水不流。傷心之事最堪悲。爺娘妻子哭  
 成堆。老少嗷飢無貴賤。婦孺沿街拾瓜  
 皮。更有一事君勿疑。殺子而食為尤奇  
 。我居富平三五日。此事日日親見之。  
 昨日東村烹長女。西村王大殺次兒。朝  
 來又見翟老六。自云家鄉在西蜀。家有  
 老母與弱弟。祇因當兵到甘肅。攘臂殺  
 賊我獨前。為報國恩斷一足。值此凶年  
 異鄉客。皮裹骨頭不見肉。長髮脫落臉

枯黃。空餘兩眼光絲絲。死向道左不須  
 與。釜中之肉忽已熟。君不見關中九十  
 一州縣。縣縣村村無炊烟。×軍催糧急  
 如火。百姓怎敢稍遲延。可憐與平一小



鎮。索糧四萬又八千。房屋土地財價售  
 。妻孥相對空泫然。老者待死臥牀第。  
 背井離鄉說壯年。又不見連年災旱帝王  
 都。桃李無花木葉枯。池隍冷落干戈後

。血污游魂滿街衢。西安附近三十里。  
 家家戶戶無粒米。一月兩月不舉火。大  
 人小人粥廠死。油渣吃完草根絕。攤派  
 軍糧少不得。賣兒鬻妻將錢歸。哭向佛  
 堂枉悽惻。盒子砲帶凶煞面。村南村北  
 都走遍。不問袁頭與孫頭。祇索黃米與  
 白麵。天災未已兵禍多。西北又見起風  
 波。鐵蹄之下無雞狗。大礮小礮如飛  
 梭。苦戰今年復明年。年來雜稅益煩苛  
 。華陰道上行人絕。涇渭伏莽密於羅。



不劫財棉劫糧秣。官府縱怒莫如何。東南商賈饒金錢。嗜利還同蟻附膻。日向街頭覓美女。居奇販往江兩天。可憐三輔良家子。顏色嬌麗花相似。忍辱含淚隨他人。拋別父母與兄弟。縱令為婢走天涯。猶勝餓死在家裏。誰識奸商別有心。一身轉賣不由已。從此深閨千金軀。

。墮落青樓作娼妓。春花秋月歌舞地。敢向人前訴往事。萬里迢迢父母心。時對妝臺偷拭淚。噫吁嘻悲夫。關中萬黎待振急。南北爭戰苦相逼。千擔萬擔米糶車。兵阻函谷不得入。君言到此徒嗟呀。我聽未終淚如麻。傷哉三秦諸父老。年年屍骨委塵沙。念余有志何時償。

匈奴未滅不還鄉。聞道湘中今歲旱。哀哀無人奉萱堂。長歌一篇哀陝西。西風慘淡增悲憤。

真是千古僅見之災說得入情入理使我讀之不禁老淚淋漓也

己巳重陽後十四日大谷隱民讀

## 皇象章草急就篇石本之研究(二)

欲立

讀書不審。不但自誤。且以誤人。

明正統間。楊氏政據葉石林以顏注參校並列正書之本。重摹上石。而自跋其後。敘其族伯父之語曰。此帖吳皇象師杜度書。逾麗沈着。真草並列。優入神域。是直以葉氏所列入之真書為皇象之作矣。清嘉慶間。鈕匪石樹王氏著校定皇象本急就章一卷。其自序云。獲前明正統間吉水楊君摹宋溫仲合刻本云云。又自跋其尾云。葉石林臨本急就篇。今存者若干字。明初宋溫仲補若干字。合之凡若干字。正統間吉水楊君政刻於石。似鈕氏誤以楊本缺字為宋溫仲補之者。又誤宋溫仲字為溫仲。不察楊跋有惜

前後缺落三百餘字。無別本做補。又云。比典松江西獄。始獲觀宋溫仲之墨迹。字體略小。格法亦少變。又云。其書竟為好事者所竊秘。又云。任公勉之以摹仲溫之本出示。遂做其缺者落者。以補其後。是楊氏以所見宋書臨而補之。非宋氏自補之也。又顏氏注本。宋淳熙間。天水趙公汝誼是正傳廣之。其刊本末有敝人羅願校定記文。所謂錄至道御書卅四章登諸卷首云云。次於御書正文之後。益攷驗同異。附以黃太史所箋。升註為大字。以便觀者。皆趙氏刊本如是。王氏用其本補註。而王氏別無攷訂異同之文也。後人不察。又多以為出

於王氏。鈕匪石校定本凡云。王氏云碑本作某云者。皆此誤也。梁啓超氏跋俞越園藏本後。開首即云。皇象本急就篇。王深寧作註。尙類徵引。皆誤以趙刊所列為王氏補註之文也。又鈕氏並未見葉石林原刻。所據者楊氏重刊補益之本而已。而校定文中。於楊氏以宋書彌補之字。亦云葉本作某。亦不審之極矣。至寫本字數。葉氏所云二千二十三字。及楊氏跋中前後缺落三百餘字。並無增補各段下核計之數。與鈕氏校定跋文中所列舉各數字。皆不可推究。一切不論之可也。吾前著一文。論皇象本急就篇石刻。以近來俞沈二氏兩藏本合印之本

為最舊。然細審楊刻所據本葉氏跋語中二千二十三字之文。則似葉氏刻為全文矣。至楊氏藏本有缺。始多方覓本補之。然則葉刻既為全文。則其所據之本。

亦必為全文無疑矣。即或場本容有殘損。絕不得與楊氏藏本殘缺正同。今二藏本殘損與楊氏本如出一轍。或者好事者本楊氏本。刪其真書。以誤後人者乎。

不可得知矣。附記於此。亦見予讀書不審。持論前後相乖戾有如此者。前文成後五日又草此。正之。二十五日。

## 大眾小說論（續完）

湯增敷

### 四 大眾小說的創作

我們知道，大眾小說，並不是幻想，也不是空談，它是站在大眾的立場，以事實上，時代性上，將社會上的形形色色加以具體的描寫出來的東西。因為寫大眾小說，最主要的條件，便是要明瞭當時的情形，如關於事件，人物，風俗等。假使一個作家描寫創作的時候，能夠為大眾的描寫而描寫，那末，我相信這篇描寫出來的東西，一定會使每個人感到十分有興趣的；換句話說，大眾小說，不能單看其外表，也要留心到個人，社會的特性。這點，大眾小說作家是應當要特別注意的地方。能否成為大眾作家，也可從這點上觀察出來。再具體地說，作者要把握着事件，將其縱橫地表現着，不受任何約束，赤裸裸地

表現出來。

要之，當寫一篇大眾小說的時候，最要緊的便是要注意到簡潔，一言一句，定要使讀者了解，無論對話，敘述：萬不能用難解的事句，使每個大眾——如工人，農人，小學生，商店店員等，都能夠得到有看小說以及創作小說的機會。就是關於心理描寫，場景描寫，也要直白敘述，不可過於暗示。

真的，大眾小說，是要簡潔明瞭寫了出來，這的確是事實的。

這樣，能和我所說的一樣描寫大眾小說的創作的，他們一定能夠寫出一篇很好的作品的。我以為。

### 五 大眾小說的組織

社會有社會的組織，文藝也有文藝

的組織，沒有社會的物質的存在，非特文藝不能存在，一切藝術也不能存在。同時，如果一篇文字，沒有一點組織，那末，牠的內容一定是非常空虛而不充實的；非特失去文學的本身的社會的根據，也將失了那篇東西的存在性。

現在，就在小說方面講，也有所謂小說的組織的。因為小說的組織，已有許多人公認在小說原理中是頗為重要的一種。大眾小說，當然也有它的組織。據我的意思，我以為大眾小說的組織，有八個要素。

第一構想：是對於那作品所給的構想是要在開筆前放後成為超越的標準。第二動機：是以那作品動機時，要怎樣地描畫使讀者明瞭發端的標準。第三性格描寫：是以作者個人的經驗，而描寫

性情的標準。第四情緒：是作者個人的情緒，而表現其作品有生氣活動的標準。第五背景：是描寫時的作者個人的背景標準。第六文體：是觀察文體的新奇，而引起成功的標準。第七目的：是要先有一種目的，然後始可動筆描寫的標準。第八滑稽：是要帶有滑稽味的標準。——有了八個要素，一定會使大眾小說成爲很有趣的——不過，有時候我們也不敢這樣地說。換句話說，有許多很有趣的小說，卻不定是大衆化，例如國木田獨步的富岡先生，藤森成吉的舊先生，雖然很有趣味而且富有人生的價值，但是這都是沒有一點大衆化之存在。

## 六 大眾小說的種類

就大眾小說的形式與內容，可以將它分爲若干類；茲僅就形式上把大眾小說分別如下：

### (一) 古代的

a 歷史的

b 大眾的

### (二) 現代的

a 所謂通俗小說

b 所謂空想小說

### (三) 偵探小說

a 古代案件

b 現代的

c 翻譯的

### (四) 滑稽小說

a 漫談

b 漫文

### (五) 實話的

a 自傳的

b 所謂實話小說

種類本來是很多的，分類的方法，每個人也是不同的，從古代的現代的，也沒有很大的分別，不過，從形式上與內容上說，便有點差異了。例如日用鈴木泉三郎的高橋阿傳，伊原青園，真山青果所寫的花井阿梅到底是那一類，尚屬疑問。同時，歷史的與大眾的區別點也是很多疑問的。大佛次郎的赤穂浪士，我以為是歷史的，吉川英治的鳴門祕帖，中里介山的大菩薩峠，是屬大眾的。

大眾小說有了分類，當然也要有其特徵。因之，各有各的特別的寫的方法，最重要的還是要把握着全篇的意識中心。

## 七 大眾小說的特質

大眾小說的第一特質，便是非有趣不可。因爲有了興趣，才可以引起讀者的精神。非大眾性的藝術，是沒有內的，個人主義的，不需要人家了解的。大眾性的藝術和它卻正站在極端相反的地位上的，它是注重內容的集團主義的，大眾化的。代表資產階級的藝術家，類型的象徵主義者，像蘭鮑(Arthur Rimbaud)及以別人不了解自己的 Illuminatons 爲光榮，像瑪拉梅(Stenhar Marne)則主張自己的作品只有一部分人們能夠深刻地了解的。可是，大眾性的藝術，卻完全地相反了。大眾性的藝術，首先要獲得大眾的理解和愛護的。因爲藝術，是用大眾的就滋養，要依據大眾，爲着大眾而工作。關於大眾藝術的特性，哥根教授曾說：「在毀滅勞動者的精神的工廠裏面，纔在胚胎着他們偉大的力量的源泉。這種源泉，不僅可以使他們更生，而且改造了生活南一切形體，而使全世界更換了一個面目。一個工人，什麼事情，都不能成就，但是夥伴們團結起來，他們就是人類一切必需的事物的創造者。他一個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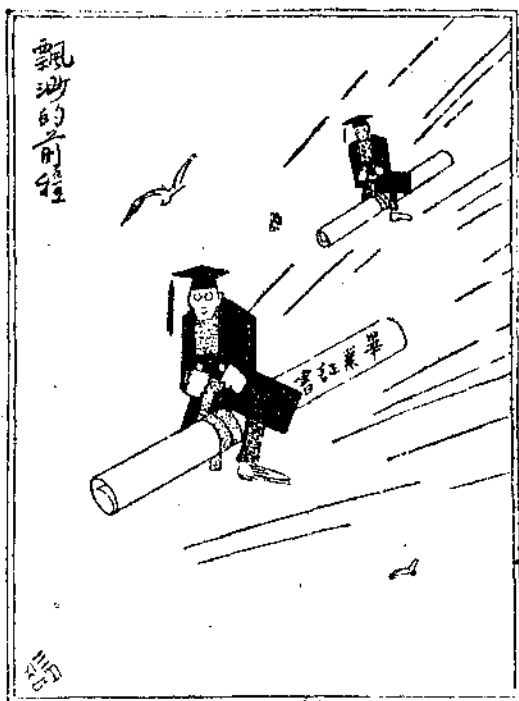
當然不可能製成一個瓶子，但是一個組織了集團的時候，他們就可以製造橋梁，宮殿，海上的巨大船艦，陸上噴火的火車，以及空中飛翔的飛機，就是在工廠面的工人，能夠感覺到自己的真實的力量！這種力量，存在於勞働者全體努力的聰明之結合裏面，就是存在於同志的協力，團結，和集團的裏面，一個人雖沒有力量，但他們已經非常明白地了解與同志們團結了的時候，無論任何事情皆可不必害怕了。

魯那卡爾斯基在文藝與批評裏面，曾經這樣地說過：「能夠將複雜的，尊貴的社會的內容，用了使千萬人都能感動的強有力的藝術單純表現出來的作家，願於他有光榮吧。即使靠了比較單料的比較初步的內容也好，能夠使這幾百萬人衆感動的作家，願於他有光榮罷。」在這一段話裏，魯那卡爾斯基已經替我們證明大衆性的藝術是怎樣重要的一回事了。

在這裏，還有使我們再引哥根教授的語之必要。哥根教授關於大衆的性質，曾經如次地說着：「這種文學與下層

大衆的直接的結合，這是徵發不完的軍隊；在那裏，一個軍人死人，立刻會有機十個新的戰士起來替代。我們祇要一讀這些少壯作家的傳記，立刻就能知道勞働過信員與地方新聞雜誌記者，與這

諷刺畫



胡同光作

種文學有如何密切的聯絡關係。這些作家的多數，最初都是俄羅斯僻地的牧童，或者工廠與商的徒弟。他們裏面的多數，都是從事一定職業而離散在各地的人物，其中有非常少數的分子，纔直是專門研究文藝的「純粹的作家。」在他

視着現世人用一種侮蔑的觀念來觀裏大衆的舊式作家，當然是絕對不存在的。要之，大衆小說非有趣不可。譬如荷馬時代的學問已廢，而荷馬猶存，這就是們裏面，遮蔽着神祕的反光，從天空俯荷馬具有人間不滅的情緒。法國的美學者吉約說：「藝術的感情，在本質了原來就是社會性的。」他所謂社會性，當然就是藝術的普遍性了。

八 結語

綜上所述，我們總可以知道大衆文藝的一個梗概了。時代不斷地在潮流中轉變，人們的生活方式也逐漸地益形複雜。現在因生活之需要集團化的關係，我們的大衆小說當然是集團的，戰鬥的，勇敢的，現實的社會的：

x x x

x x x

# 一個農民和兩個官(續完)

M. F. SALTUKOV 作  
葉永泰 譯

「這是很簡單的。你要知道，人自己的精血產生別的精血，別的精血又循環着產生另一種精血，這樣下去，到了最後一切的精血都完了為止。」

「那以後會怎樣呢？」

「以後必須再把吃的東西放進肚裏去！」

「這惡魔！」另一個官呼號着。

無論他們談的是什麼問題，結果常是不變地轉說到「吃」的上面去了。這，只能使他們的食慾更加厲害起來，所以他們決意什麼都不談了。他們想到他們中有一個人拾得那張舊的莫斯科新聞，他們就拿出來開始讀下去：

## 州官賜宴紀况

環席坐者百人。其豪華非想像所能及。遠省之山珍海錯，罔不搜羅殆盡。有錫卡納 (Shek'ana) 之金鮫；有高加索深林中銀雉，及在我北國嚴冬所希有之草莓……「惡魔，爲了上帝的緣故，請你不要再讀了罷，閣下！你不能尋些別的新聞來讀嗎？」另一個官用種全然絕望的神情在叫着。他把那報紙從同僚的手裏奪了過來，自己開始尋點別的東西來讀：

本報通訊員在安拉 (Tula) 來函云，昨在烏珀 (Upa) 獲一鱒。——此爲爲最老之居民所未見者——故于俱樂部中設宴以慶之。席間其主菜置諸一大木盆中，盆旁飾

以鹽漬瓜果，且有荷蘭芹一束插於魚口。P 博士被推爲首席，監視赴宴者每人各得一片。其烹調異常精美……「對不起，閣下，我想你也不是善于選擇所讀的材料的人。」那先前的官插入說，他又把那報章拿過來自己開始讀了：

一 威泰卡 (Viarka) 之老居民某，近發明一製魚羹之別出新裁之食譜，法：取生鱒魚一，以棒擊之，迨其肝臟發漲……

這兩位官吏的頭項都低下去了。無論他們的眼睛看到什麼地方，都是一些和吃有關的東西。他們的思想也是命定地想着吃。儘他們的思想也是命定地想着吃。儘他們如何盡力不去想牛排一類的東西，可是一切都不行，他們的空想是不變地沒有反抗的餘地回到他們所痛苦哀號着的事物上去。不過，忽然間，卻有一種靈感降臨到那個會做過書法教師的官吏底心上。

「我想到法子了！」他快活地叫起來。「這事情你說怎樣，閣下。你以爲怎樣，我們去尋一個農民 (Muzhik) 來？」「一個農民嗎？是什麼樣的一個農民？」

「當然是一個普通平常的農民，一個像其他農民一樣的農民。他能夠馬上替我們做早餐的包子，他也能夠爲我們打烏釣魚的。」



「啊，一個農民。但我們從什麼地方捉到他呢？這裏會有一個農民嗎？」

「爲什麼這裏會沒有一個農民呢？農民是不論什麼地方都有的。他們不過要人去找罷了！這種裏近一定會有個農民躲懶了他的工作在藏起來的。」

他們在這荒島上亂走了許多時間，沒有得到所希望的結果。到了最後，才有一種黑麵包和老羊皮的氣味透進他們鼻孔裏引着他們向那應走的身上去。在一株樹下有一個粗大的農民用他的兩手枕在頭底下正在深深地睡着。這很顯明的，這農民是躲懶了他的工作魯莽地跑到這島裏來。這兩個官知道這意思，便無限的發怒起來了。

「什麼，睡在這裏，你這個懶骨頭？」他們暴躁地看着他，「有兩個官吏在這裏快餓得要死了你都不管嗎？起來，走，做工去！」

那個農民起來看見這兩個惱怒的紳士站在她面前，他最初就想逃。但這兩個官頓時捉到他了，他於是不得不屈於自己的運命之下，他不得不去做工。

他先爬一株樹上去替這兩個官摘下幾十個很好的蘋果，他留着一個壞的給自己。以後他用兩片木片相互磨擦着升點火起來。他又拔下自己的頭髮做成一個網去捉得幾個鷓鴣。這時候那點火正燒得亮，他把那許多種吃的東西放在火上烤着。而這些東西，現在正給那兩個官心裏打算着到底要不要給些這個懶人的。

看着這個農民的努力，他們心裏都很高興。他們已經忘却了昨天怎會受了那種近乎死亡的飢餓，他們現在所想着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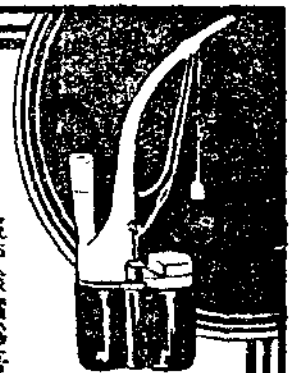
，只有：「做一個官是多麼好啊，沒有什麼壞事情能夠會降臨在一個官的身上的。」

「你們滿意了嗎，先生？」這個懶惰的農民問。

「是的，我們很贊美你的勤力。」這個官答應着。

「那末你們肯讓我去少休息一下嗎？」

# 請吃國貨西菸



西菸青條風稱九葉菸香草氣味芬芳可以避疫消瘴誠國貨向就蘭州自設菸廠揀選上等超莊高葉監製製造品質優良功效偉大開胃健脾化痰平咳實爲吾人茶餘酒後必需之品吸時煙精（尼科金）經水濾過不致有中毒之害曾經科學家化驗證明且能避免喉嚨症之發生極合衛生之選一經呼吸自能神舒體暢思想高明如遇疑難問題立即可決甚至一灰之微棄地即熄與紙煙相較絕無菸引火之虞且有節省金錢之益種種裨益不勝枚舉近數年來香煙盛行利權外溢每歲漏卮何止數千萬金當此國難期間欲挽利權而圖自強是在吾同胞之提倡本貨尤在吾同胞之吸食西菸謂予不信請嘗試之

上海市王家碼頭  
萬泰隆福記西菸號啓  
電話六五一號

蘇州福泰昌西菸號  
住獨門南康街

「去少休息一下是可以的，但須先搓一條牢固的繩子！」這農民去尋覓許有麻的莖來，把牠們放水裏浸一下，然後捶碎牠們，使變成很柔軟的東西。到直到了晚上的時候，一條很好很牢固的繩搓起來了。這兩個官把這條繩拿來將那個農民縛在一株樹上。這樣，這農民才不會逃掉。於是，他們也去睡了。

日子這麼一天一天地過去，這個農民變得那麼的精巧起來實際能夠空手爲這兩個官烹調羹湯。這兩個官吏已經受成很胖而且很快活的了。他們覺得這裏不必化什麼錢很喜歡。而同時，他們的恩俸將在聖彼得堡子母累積地多了起來。

「閣下，你的意見怎樣？」有一天早餐後有一個官問另一個說。「那個伯皮爾塔 (The Tower of Babel) 的故事是真的嗎？你不想那不過是一種譬喻嗎？」

「不用說，閣下，我想那必定有點真的，不然，在這世界上所存在的各種各種不同的語言還有其他什麼解釋呢？」

「那末，洪水也真的有發生過嗎？」

「當然的，否則，你有什麼別的方法解釋「洪水」(Ahtediluvian) 前的野獸的存在呢？并且莫斯科新聞說——」

他們重新去找那張舊的莫斯科新聞來，兩人坐在樹下把牠從頭到尾整負地讀下去。他們讀下去。他們讀到莫斯科，安拉，(Tula) 本莎，(Penza) 來莎，(Riazan) 等地方宴會的紀載，可是很奇怪，他們覺得對於這種山珍海錯的食單並沒有不安了。

但是長夜漫漫，生命不知道何時才能終盡。這樣的生活，終於使這兩位官覺得厭煩起來了。他們時常想到在聖彼得堡的廚子，甚至在暗暗地各自滴了些眼淚。

「普達雅契斯克亞街現在不知道是怎樣了，閣下？」有一個官對另一個官這樣說。

「呵！不用對我提起那些事，閣下。我是爲了懷鄉病而瘦下去了。」

「這裏是很好的地方，這裏實在找不出什麼錯處。可是小羔羊到底是懷戀母羊的。而且這也是很可惜的，在這裏沒有那漂亮的制服！」

「是的，的確。四等官的制服並不是尋常的啊，單是那繡金的服飾就可以使人眩目了！」

現在，他們開始催促那個農民去尋條路給他們回普達雅契斯克亞街去。但很奇怪，那個農民竟知道普達雅契斯克亞街是在那裏。他有一見曾在那裏喝過啤酒和蜜酒。這正如俗語所說一樣：「所知愈多，所得愈少。」這個官快活起來說：「我們就是從普達雅契斯克亞街來的官。」

「我是那些坐在從那屋頂上用繩索吊下來的棚板上，和刷着外牆的人們當中的一個。你還記得嗎？我是像蠅蠅那般的在屋頂上爬來爬去的人們當中的一個。我就是那種人。」農民回答說。

這農民此刻很深謀遠慮地想怎麼會使他那兩個官決活，他們是那麽寵幸地對他——這個懶骨頭，——並且沒有輕視了他的工作。他固然給他們造成了一隻船，那確不是一隻怎麼大的船，但總算是一隻可以帶那兩個官渡過大海而到普達雅契斯克亞街去的船。

「當心點，你這個狗，你不用沉掉我們！」那兩個官說。當他們看見這筏木在波浪上下起伏着。

「不用怕！我們農民是習慣於這種生活的。」農民說。

他預備好這次旅行中一切中一切的事物。他據集鴨絨作一個舖，給他那兩個官，於是，他對自己身上劃了十字。打着槳由岸旁離開。

在途中這兩個官是怎樣的懼怕啊；當有風浪的時候，他們是怎樣的在嘔吐啊；他們怎樣的在叱罵這個魯莽的農民的懶惰，甚至于不能以言語筆墨形容的。然而這農民，只管自己划上去，並且用青魚弄活了他們。最後，他們看見了那親愛的故鄉內瓦。過了一些時，又到了克內耳運河 (Catherine

Canal)，於是，狂歡降臨了他們的身上！他們衝入那條廣闊的普達雅契斯克亞街去。當他們的廚子看見自己的長官吃得那麼的肥胖，那麼的快活，他們便無限的歡樂起來。這個官吃了一點咖啡和包子，接着就穿起制服坐了馬車到恩俸局去。他們在那裏領得多少錢那是另一件事，那可以必說了。而這個農民呢，也沒有被他們忘掉。這兩個官倒了一杯威士奇酒給他，並且賞給他五個戈比。

於是，這農民也心滿意足了。

(完)

## 三位自殺者

余慕陶

中秋節以後，自殺的空氣異常緊張

前是事事樂觀的，現在却成天是愁眉雙鎖，遇事總覺得麻煩，一切都從死的觀念着想。

？不死也就同死了一樣，現在還不是算了麼？

起始，不過是有幾位北方來的入伍生在想着自殺。他們年輕，感情容易衝動，同時又受不了病魔的壓抑，才出此下策罷。但是這幾個人到底沒有自殺成功。這裏面的原因或許是同倉的朋友看護嚴密，或許是他們本身的病狀有些復元的徵兆。

秋生提着病後沒十分復元的精神，日帶夜的安慰着他，然而他總有些聽不進去。

『我現在不由得不想我的家庭，他們也不由得不想我的情形。假如我是死了，自然不念着他們，他們也好把我的念頭截斷。』

好像有人在宣傳鼓動似的，這種空氣竟在數天之內佈滿了全場。

『老富，你何必這樣蠢，竟至懷起這要不得的想頭。我們的前程還遠大哩！』

『那末，你的家庭怎麼樣呢？』

秋生房裏的一位外國人似的工人朋友，近來也顯然中了這自殺的毒菌，以

『不死有什麼益處呢？死了算了，眼睛看不見，耳朵聽不着，一生才是舒服。』

『你現在能看見什麼？能聽見什麼

『我一向是在上海滬寧路做工的。家裏除開那兩位龍種父母之外，還有兩個七八歲的小兒，一個五歲的女孩。他們的衣食住，粗雖是粗弗過，然而我每月總得爭回三十元左右去養活他們。去年，我們鐵路爲了援助五卅慘案而罷工

時，幾天來，因為我在罷工會裏擔任着交通的責任，弄到沒錢帶回家去；那時，我的第三個小女幾幾乎給開人的汽車碾死了。及今回想起來，果真是碾死了，那我這幾天也省得會罪慮她一個人了。」

他說時有無限的苦楚一般，尤其是當他說到最後一句「果真是」時，眼淚幾乎要掉了出來了。秋生也給他感動着，心裏祇是志志着，嘴裏動來動去却動不出一句比較妥當的話來勸慰他。接着，他又說：

「原來由我們住的豬窩似的貧民窟出去一百步路的樣子，有一條才開好的新馬路，括大風時，馬路上捲起來的沙塵要窒息馬路上的行人，下雨時，泥濘不堪，常滑跌了許多走路的。這條馬路本來是極少關人們來往的，祇有那附近的一般平民。正在這條馬路轉到另一條馬路的拐角地方，有我們的鄰居在那邊擺賣油條和烤山芋的攤子。那天恰恰是我們家裏斷炊了兩天，幾個小孩都餓得沒法了，才跑到那條馬路來等我。他們一步一步走出到那條馬路的外面，終給那位擺攤子的鄰居看見了，他立即招他們走前去，決計分點山芋給他們吃的

。不料他們還沒走到他的身邊，後面使來個風馳電掣般的汽車，一陣猛風把我第三個女孩掃倒在那馬路側旁。」

不願意說下去似的，他突然停頓起來，腦筋裏好像還在反影着這幕慘狀。

秋生却趁此轉過了口臉而不願再聽他這種悲苦的音響。

「現在，你的家庭怎樣了呢？」

「沒有什麼，他們怕不會通通上吊罷！」

倉裏的空氣頓又回復到白楊樹死時那麼冷削了，大家也無言地靜默着，其實，就想說也無從說起。五分鐘以後，還是他自己繼續着他的前言：

「大家曉得那時候的上海是英帝國主義的家奴的上海，要家奴來反對主人是萬萬做不到的。他們寧可殺盡我們，但在主人面前，頭是要叩的。因此，罷工祇繼續了幾天，便就給大刀隊，斬腰隊，暗殺隊破壞了。一方面是環境險惡，一方面又逼於一家數口的生活，我終向工會裏借得半個月糧食以後，便一溜就溜到這兒來了。來到這兒還不到數天，恰恰又發生有沙基慘案，接着，港罷工委員會也在政府指導之下，組織成功了，我便在那時被介紹到由C城到S城

的鐵路那兒工作。除掉個人的衣食及一些所得捐外，我每個月總得有四五十元寄回去。同時，我還寫信告訴他們，以後如有接濟不來，就當作是罷工了，不要憂慮……」

秋生已悟到了他近來所以沉默的原因，對此，秋生真是無法。他始終覺得他從縱的方面說來是空空的東西，就從橫的方面說來，又是依然不兌現的支票似的。心裏很是苦惱。

「現在，自己都管不來，怎麼還好管他們？」

諸葛這樣說了一句，臉上很是嚴承，好像一個長輩教訓後輩。「死，讓我們去死罷！並不是我們不愛管他們，環境逼我們不要管，有什麼方法可以超越這個環境？」

「我們的父母在千辛萬苦當中，把我們養成這麼大，然而就都保不住我們的生命。」元抬起頭來，彷彿答覆諸葛的說話，但一面却又看住這位想自殺的老富。「何況，我們的小孩又還沒有長到我們這樣的地步？如果不先來把這吃人的社會革命掉，什麼都是假的。我們就千辛萬苦地學着我們的父母，養大我們的小孩子，結果還是和我們一樣，做

人就都做不成功。」

倉裏再沒有什麼聲音了，老富閉着了睛眼，好像睡了。倉裏的一切還是前時一樣。祇有那南窗外的中秋後的月亮，照得大他更加慘白，秋風吹來令人感覺有些冷意了。

倉裏依然是一陣一陣很輕勻的鼾聲，倉外依然是寒光閃耀着，四圍是死般的沉寂。

瞭望台的更鼓已經打過了五響了，秋生朦朧醒了，但旋即又想睡下去。瞭望台上的崗警，把手裏的手電筒，望向四圍亂射。一陣晨風吹來，還漾着有荒村裏的晨鷄催人起身的微音，秋生又鼾聲亂作，熟睡回去了。

「噍！」一個猛力碎碗的音響。這把熟睡後的秋生，忽又驚醒了轉來。他的眼睛眯細着望了下來，倉裏，倉裏依然是一樣，沒有什麼移動；他的耳朵重鎮靜下去，再留心聽着，但也沒有什麼音浪。秋生於是就意識到這是什麼人在睡夢中伸脚撥動了那擺在倉中間的飯碗的聲音，仍然閉起眼睛，想再多睡一回！

微溫的血點，滴了兩點在老元的面上，他是跟老富睡在一邊的，馬上醒了

轉來，以為是下了大雨，瓦上是漏着雨點。他一手擦着眼睛，一手在揩着他認為是雨點的東西，但是一股血腥立即送到他的鼻頭，這才使他意識到是血而不是雨。他伸着兩手摸了下老富，老富緊捲在那兒，一身亂抖着。

「老富，老富，老富，」並沒有什麼回答。

「喂，你現在怎樣了？老富。」元還沒有決定他是自殺，仍是一五一十地問他，但始終沒有回音。接着，他覺得他擺在老富身上的兩手被他的更抖得利害的身體連帶地抖了起來。他隨即起了他的右手，搖着諸葛的兩腳，口裏說着：

「老富自殺！」

好像是一種炸彈的聲音，馬上把諸葛和秋生都一齊驚醒了。他們一齊移近到老富的身邊嗅着：

「老富，老富，老富。」

依然是沒有回音，但他們却聽出他喉頭極格地響着，口中好像緊在吞着什麼似的。同時，他們也好像看見着他的頭頂是有了一條紅痕般，又酣又腥的空氣一陳陳地撲到他們的氣管裏來。

倉板顫動了，接着，南樓那邊的脚

步聲音也愈來愈密了，他們知道警察已經先把南樓的倉開過了。

「值班（懲戒場裏叫警察的稱呼），趕快抬人。」老元候在倉門邊，一看到警察開倉，便急急地說。「有人自殺，還沒有死，快救命！」元再面着警察囑了這一句。

一刻鐘的光景，兩個普通犯人又拿着一副帆布床，把老富抬到調養室去。他的床位邊還有兩片碎碗塗滿了黑血，他原是用這兩片碎碗沿着咽喉挖了兩下，把外面一層皮挖爛了兩三處，氣管祇稍微挖傷了似的。

到了調養室後，他的傷症變了，一身發燒得挨不住。他忽而拆掉了頭頸上的綑帶，忽而脫光了衣服，然而他總覺得有熱水般在他心頭燒着。他一時便臥在地盤上，一時又在開着調養室門前的自來水淋着他的身體。他的腦筋給身上燒熱燻得失了知覺了。

算起來，剛剛是他進調養室後第三天的正午，他乘着護生不在，病人又在熟睡時，一拳搥破了調養室的窗上的玻璃，兩手拿着兩塊尖刀鋒利的玻璃，在肚皮上挖了一下，又一下，直把肚皮裏的胃，大腸，小腸，挖了出來時才停

手。大腸裏的糞擠出在養室的的地上，胃裏的飯一粒一粒散掉在他的身旁。等到看護生回來時，調養室裏的病人發覺時，他已經直挺挺地殞臥在地上了。皮膚上沒有半點血色了。

接着，還是被抬到圍牆旁邊，還是示衆般地停了一晝夜，才抬出到郊外去。

好像是決了堤的河水，無法堵塞似的，自殺的空氣從老富一開端，竟弄到非常濃厚了。今天還滿好的，明天竟是自殺死了的也有，上午還是一樣的，到了下午就自殺了的也有，甚至前個鐘頭還好，而在次一個鐘頭又自殺了的也有。自殺的工具，不外是犯人本身的腳縛，飯碗，牆上的鐵釘，窗口上的玻璃等等。

這種空氣吹進了所長及場長的耳朵，他們便派了許多警察來搜查犯人的東西，人伍生的腳縛好像全部被搜查去了，吃飯用的碗筷也改爲隨派隨收了，倉裏的牆壁有些釘頭或一些可作爲自殺的補助物，也被留心地拿掉了。同時，他們還好像大發慈悲似的買了許多玩具，例如軍棋，象棋，圍棋一類的玩具，按倉分派一份，給犯人娛樂。

接着，他們又呈請公×局發些清黨叢書，三民主義，及其他養心養性的佛學一類的書籍給犯人讀。並且，每禮拜規定一天，准許在押犯人與外間通信一次（當然是受着嚴格的檢查）；如有公×局的探犯條子，犯人還可以和外間的親戚朋友每禮拜見一次面，談話的時間以十五分鐘爲限。

犯人的生活的是比較改善了，然而還不能減退自殺的空氣。本地的犯人在這改善了的待遇之下，自然是比以前好得多了，但外省的犯人，始終是沒有人理睬的，除掉本地人在可能範圍內幫他們的忙外。

自殺是完全落到外省人的身上了。秋生跟諸葛經常商量這自殺的事體，他們商量的結果，要各倉推舉一位代表，再由倉代表中公選出五位總代表，面謁所長及場長，條陳如何使全場清潔，確保犯人生命等事。

他們初次見了所長，所長當即答應將他們的意見轉達給場長。大概場長也是同意罷，他們的各種意見，不久就實現了一個，這便是允許他們選購良藥由他們指C大學的醫科學生數名爲義務醫生。

羅希平是這些義務醫生當中，一個最努力的份子，他得常開藥給病人用，又時常給病人打預防針。買藥的經費就是由本地犯人外面送來些零錢所抽出來的。本地的犯人還把所接到的一些零碎用具；衣履，手巾，肥皂分給外省的犯人，儼然是一臨時的祇有消費而沒有生產的監牢×產社會了。

接着，又實現了他們的第二種意見。靠近南樓的圍牆邊，最近興工造了個可容數十人解手的毛房，並且是造得相當新式，裏面還埋有很大的自來水喉，每天由普通犯人清除一次，所有糞穢雜物都給那自來水冲到外面的海旁去。自來水也自然不像以前那樣受着限制了。

自從新毛房建築成功以後，原來關四次倉的，改變爲祇關三次了。早上六點鐘開倉後，十點鐘關第一次，午後三點鐘關第二次，晚上八點鐘關第三次。第一次開倉後，犯人可以到南樓附近毛房一帶的地行走；晚飯後，他們可以到井字形中間的天庭裏散步。

這又是他們生活的又一種小小的改善。秋生固然是領導改善生活者中間之一，然而畢竟是由羣衆的看不見的力量把這懲戒場的當局威脅出來的。他們看

見天天的死亡數目的增加，便不敢像以前一樣一意孤行了。

然而，還是有自殺者。意志薄弱的，一些入伍生，始終摸不到曙光的前途，依然讓他們的情感來衝動。九月初，又有好幾個自殺者的屍身依然擺在靠東樓的圍牆邊。

一個還是用腳縛吊在那倉內的鐵窗上死的。死的時候沒有人曉得，因為最近，場裏又頒了一道新例：凡是患了相當重的病人，事前是分開到另外一個小倉——一個人一個；不過，隔壁的人祇聽見他在第三次的倉關過之後，曾嘆氣了一點多鐘，後來便毫無所聞。

翌晨，當警察未開第一次的倉門時，才發現出他是吊在那窗格上面，腳離倉板在兩寸遠，頭頸間是縛了一條黑暈，一對眼睛凸了出來，兩手下垂着，胃部凹着，真象一具傳說的殭屍。同時，那警察還在他的倉裏找出兩幀很有趣的壁畫。前頭有一大堆兵士，手執槍刀，好像在衝鋒的樣子，後面站有個頭頂英雄帽，手執指揮刀的大將，自然是指揮着前頭的士兵衝鋒陷陣的；衝鋒陷陣過了，士兵都好像是奏了凱旋，畫有無數的旗幟和銅鼓音樂般在空中飛揚雜奏着，

可是那後頭的大將卻被畫得肚皮異常龐大着，嘴巴裏卸着有許多繫在各士兵背部的細管，好像任吸着士兵的血液，有些士兵簡直是被畫得人乾一樣。當中有個士兵被幾筆的線條塗得很有些像他自己。

這是他的繪畫的意思，這裏，人們自然也可以同時找出他所以自殺的原因來。

又一個更自殺得奇特。他曾用他倉裏的石灰粉塗過了兩頰，曾用黃磚末敷過了上下的嘴唇，眉毛還好像用木炭各畫了一筆。黃蒼而瘦削的他的臉孔，更顯得難看。

他曾用了一枝五寸左右長的鐵釘，正釘中了喉頭而死的。他的右旁邊放有一個石塊——由原來的毛房裏拿來的石塊，喉頭裏所流出來的白液將他的衣服漿得和打過了幾重厚漿糊一樣，兩手凝着有血漬，嘴巴張開着，眼睛微閉着，右腳尖向上朝着，裝作是踢人的姿勢。

他所以自殺得這樣離奇古怪，據說他是接到了一封信說及他的愛人因他的無期從刑而倒戈了。她是他費盡了九牛二虎之力，從一位朋友心上奪過來的。他在牢裏所以會犯上重病，就因為把她

思念得太利害。每當他在病中覺得有精神談天時，他總是開口說她，閉口說她。在他眼中的她，說到美麗簡直是天下第一，說到學問也是天下女子無出其右。他病了這麼久，經過了幾回要死而終沒有死去，也大半是爲了她，因爲有她的存在，他終覺得宇宙會改變的，社會也是轉動不已的。

但是，這回她是不存在了，所以他便以爲社會是靜止了，宇宙也是不會改變了——他祇好死，死才是他最後的安慰！

自殺的空氣還是這樣緊張着，秋生又抓住諸葛忙着在調查各朋友的家庭情形和社會關係，並且，還忙着請求所長及場長，如遇有述及這兩種壞消息的信件，一致扣留，覺得徒然犧牲人命。大地已經轉變到溫柔的秋日了，然而給神祕的命運所支配着的這些犯人可有轉變的時機麼？

舊的革命家說要求：「有飯大家喫。」但新的革命家則要做到：「大家有飯吃。」

# 讀者園地

## 黎烈文奉令自由談

### 聞 箏

編者按：自稱『世交長輩史量才令編輯自由談』之黎烈文。因與張資平糾葛而登啓事。其『術語之新穎』；報告之『公正』；『由衷』之『不得有所表白』。許多『明眼人一見自知其卑劣無所不至』。故本刊接得聞箏先生來稿并附張資平詩一首，抄用黎之啓事中語挖苦黎『無所不至』。足見黎之自稱自表已動公憤。如黎須更正或再表白，本刊甚為歡迎！蓋並不『偏』向誰也。惟對自稱奉『令』一層，雖解釋亦不理。蓋向來天下編輯，雖黨報亦須聘任，此天下編輯『體面攸關』之事，實屬礙難通融也。（查『』中語，均由黎啓事及按語中抄下。）

最近文壇盛事

一、黎烈文奉『令自由談』

二、陳彬蘇「介紹」「失考慮」

三、曾今可「下野」「弱者叫」

四、張資平借句賦新詩。

聞箏子曰：黎張鬧事，與我無干。

**戰事啓**

**張資平啓事**

日申報自由談

**山「崔會糾葛」引起**

**文人之「行」的門**

陳彬蘇見時事報上張資平黎烈文兩先生啓事，又讀自由談與其他報章上雙方互以

生啓事，又讀自由談與其他報章上雙方互以

黎烈文先生主編自由談之利，概之所以

年張資平與陳彬蘇通上文藝界友人與諸友

黎烈文先生返國未久，故介紹黎先生與諸友

則以黎先生返國未久，故介紹黎先生與諸友

見而面曰，而一昨張先生啓事中，則云

當面請求撤小號一，任意加以誣毀」皆為

本家的出版者為我後援，又無姊妹嫁作大商

人為妾，以謀得一回轉以自棄，更進而行其

「陳彬蘇說假借信件」等卑劣的行動，我連

想發表些關於對政治對國際情勢之見解，都

斷從發，故凡容納我的這類文章之刊物，

如之其他文字則

**黎烈文啓事**

烈文去歲遊歐歸來，客居滬上，因申報

經理史量才先生係世交長輩，故常往訪候，

史先生以烈文未嘗入過任何黨派，且留歐時

專治文學，故令加入申報編輯部自談。不

料近聞來

**曾今可啓事**

鄙人不日離滬旅行，且將脫離文

字生活。以後對別人對我遺謠誣毀，

一經置之不理。這「頭」只許強者打，

不許弱者打。有一「又無姊妹嫁作大商

人為妾」一語，不知何指。張氏啓事既係自由談

而發，而烈文現為自由談編輯人，自不得不

有所表白，以釋羣疑。烈文只胞妹兩人，長

應元未嫁早死，次友元現在長沙某校教書，

亦未嫁人，均未出過湖南一步。且據烈文所

知，湘潭黎氏同族姊妹中不論誰嫁誰，誰

無一人嫁人為妾，亦無一人得與「大商人」



編輯奉命，體面攸關。黎不要臉，我等無顏。誰不遊歐？黨派何嫌？專治文字，何不通焉？公然啓事，亂用臭錢。臭氣烈烈，侮辱文壇。羣起而攻，理所當然！文責自負，毫不牽連。黎要「訪候」，我在人間。「哈哈」「呵呵」

（附錄板一方係剪自中外新聞者，蓋不願剪他報故也。）

### 遊歐歸客感賦

張資平

去歲暮春月，有客遊歐歸；其人非「黎」庶，熱烈有文癡。教廳長介紹，訪候某「商」居。蓋「三角戀愛」，風頭方盛兮！想暫時投靠，或找個編輯。豈知這作家，差「商」真太遠？和客一樣窮，客自覺丟臉。待量才而聘，果得垂青眼！世交兼長輩，「訪候」不視膜。○「長者几有令」，「遵行」示肝胆。而况留歐久，「文學」功不淺。且向不入黨，搦子中更鮮。任爾「自由談」，那怕「錢」「狂犬」。客得此編輯，深詫風水好，視之如拱璧，戰兢兢覓稿。忽憶「三角」家，請他跑一跑。「菊池寬隴裁」，賺錢好中飽！小說家回答，

我現不寫了！何家不可幹？「苦悶象徵」少。小布爾悲哀，或者可知曉？「風月」大文豪，諷刺也易找。誰知他傳給後台大好老。利用大衆刊，私人自由談。造謠兼中傷，四方多責言。國難與革命，漠視當等閒。社會諸問題，不及敍家園？客家在何處？曾文正湘潭。世家兼大族，兩湖人共瞻！一妹未嫁死，一妹在讀書，深居繡室內，未出門半步。明星小妹妹，同省非家屬？擇婿必顯秩，豈肯偶「商賈」？不獨兩胞妹，全族亦皆如。不問遠與近，不問親與疏。忽有人反問；客方回國初。且未歸里門，家事必馬虎？妹嫁人爲妾，彼豈知之乎？作妻亦何榮？作妾亦何辱？明星且可爲。編輯任魚肉！報屁股左傾，全爲銷路圖。我雖願革命，奈無「路」可「出」？一邱之貉兮！利用而普盧！大衆在那裏？真理無歸宿！卡爾伊立支，黃泉將痛哭！凡爲作者流，人人有筆誤。資平之將來。亦非五里霧！爲真理努力，淺識可饒恕！一誤再誤者，終必犯衆怒。借「招牌」掛掛，堂子裏「乾舖」。仗資產者勢，更類賣淫婦！休嗟垓下虞？相贈有頭顱，英雄今已矣！韓彭狗不如！盲動者狂吠，連累坑新儒，路綫

常常錯，犧牲好皮肉。男兒好軀體，何苦入歧途？興亡我有責！你往何處去？借用啓事語，賦詩以見志。

### 我也來談「無行文人」

克明

中國現在的文化界，的確是污穢不堪了。小子本想做一番掃除的工作，無奈沒有言論素稱公正之大報副刊可利用，所以就放棄了這個工作。不過，近來這些文化搨客愈鬧愈不成事體了，實在令人忍耐不住，不免要在這裏提出幾個例來和讀者討論討論。

第一，對於重譯是否有申明的必要？我以爲真心爲文化工作的人，是應當申明重譯的。不懂俄文德文而偏要裝出懂得俄文德文的樣子，才是一件可恥的事呢。（索引一）

第二。拿他人的文章簽自己的名字發表。這是「有行」麼？一個人身兼數職，駕着汽車東奔西跑，那裏還有空暇研究？一個人時間有限，精力有限，那裏能切實地把這許多工作做好？若只是簽字畫行，猶可說也。但文化工作是要研究，要動筆的。決不能「萬事OK」。

有些聰明的文化搨客使用資本家的手段，利用金錢的魔力，收買青年的文稿，簽自己名字發表。於是名利雙收了。他行了活似資本家的剝削手段，但仍在高呼勞苦大眾如何如何呢！要在中國才看得見這樣滑稽的現象。（索引二）

像上述一類的搨客，不單無資格談革命文化，並且是「無聊」。

我有一個同鄉，數年前曾在日本東京中國青年會服務，由馬伯援先生之介紹，為某先生譯稿獲得了稿費日金六元。但此篇文章不久就在上海某報以某先生的名字發表了。這是否是「有行」的文人所應做的呢？（索引三）

前例係剝竊外國名家的成果，故我曰猶可恕也，第二例不啻等於無恥的資本家對勞動者行其剝削。放我曰不可恕。

然而中國的文化界是無是非可言的。對於這些大人物文化搨客及文化剝竊者，誰敢指摘半句話呢？

嗚呼！古語有，「竊國者侯，竊鉤者誅」斯言良不誣也！曾今可之「詞的解放」，「序的解放」，固屬無聊，然而上所言者，其隔今可之無聊，還是半斤八兩麼？

自由談有志除穢的工作，請先從與該刊有關，或曾在該刊撰文的這些無聊的文化搨客做起吧。不知自由談有沒有此勇氣？假如黎某是片面的作人身之攻擊以掩自己之醜臭。那「大商」之「商刊」便是變為一黨一派之刊物了。

索引

- (一) 去歲有人出「星期評論」對所謂「云何哉」「彬記者」大施清算謂其稍懂日文，不懂外國文而常宣稱譯俄英文書。
- (二) 又云：「彬記者」在某報寫社評，實屬楊某代筆。
- (三) 亦係「彬記者」事云。

編輯贅言

不久以前，文壇上也類如，「中國社會史論戰」似的騷動了一下，可惜都落到了私人報復或任意「狂吠」去了。首先是自由談的編者在按語中亂說話，而自已登的啓事又太難為情。閱報者人

一同不了了之了。余慕陶必竟是很穩重的運用著科學的辯證法，在敵人的陣營裏還艱辛地健全地作着揚棄敵人的工作。

人看出趙景深和黎烈文上下其手，可惜黎烈文還沒有能拒絕余慕陶在原刊物（自由談）發表針對的文字。因此更看出黎趙之手忙腳亂，躲避「方法」與「真理」而一味用紹興師爺口吻說七成話。現在好像是不了了之了？我們旁觀者早已清楚地看出「形式主義觀念論」的趙景深，有人幫忙也施展不出的「趙景深」連他那「觀念論」的一文學小史

在文壇：仗勢不行！靠請客，靠朋友「幫口」也不行！只有用方法抓着真理以學者的態度來清算才行！因此，使我們旁觀者，更堅決地相信「真理永遠存在」；「科學的辯證法」永遠勝利！投機與仗勢的嘍囉們，當心些！

X X X X X